

文化研究的开拓者，民族教育的耕耘人

——丹珠昂奔教授与民族学研究

苏发祥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记述了杰出的藏族学者丹珠昂奔教授在民族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 简要梳理了他在藏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 同时, 通过若干事例介绍了他严谨的治学风范以及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丹珠昂奔; 民族学; 藏学研究; 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 G95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030-03

民族学虽然是一门舶来学科, 但自从欧洲传入中国之时起, 便烙上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的印记。一代又一代本土民族学家不断地涌现, 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多位老一辈著名学者, 他们的起点就是自己家乡的那片热土。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一大批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少数民族本土学者茁壮成长, 丹珠昂奔便是其中之一。

1990 年,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藏族神灵论》, 这是丹珠昂奔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也是藏族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本民族神灵系统进行系统分类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这一年他还不到 35 岁。在该书的结语部分, 丹珠昂奔坦言“任何民族从蒙昧时代、宗教时代到科学时代的过渡, 都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整体而言, 藏民族在政治、经济上受宗教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然而, 在思想领域和日常生活中, 宗教依旧占一定地位, 庞大的藏族神灵家族依旧十分活跃。”^[1](p.143)]之后丹珠昂奔又陆续撰写了《藏族文化发展史》、《藏族文化志》等一系列开拓性的著作, 成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藏学家。尤其《藏族文化发展史》是国内第一部用

汉文撰写的藏族文化史, 而且出自一位藏族学者之手, 可以说在藏族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今, 虽身居要职, 但丹珠昂奔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 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探究藏族文化的步伐仍坚定如故。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在丹珠昂奔数百万字的论著中, 虽然直接讨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作品不多, 但他的每本著作、每篇论文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藏民族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在《藏族创世神话散论》一文中, 丹珠昂奔在分析研究藏族《创世歌》具体内容的基础上, 根据神话研究的一般原理, 把藏族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分为象雄型、雅砻型、安多型和其他四大类, 认为“尽管创世神话的篇目不少, 类型各异, 仍有共同点。”^[1](p.149)]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突出的特点, 藏族文化是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究竟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藏族文化? 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 这也是丹珠昂奔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藏族文化博大精深, 其内涵之丰富, 结构之复杂, 色彩之斑斓, 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收稿日期〕 2013-10-30

〔作者简介〕 苏发祥(1964-), 男(藏族),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藏族历史、社会和文化。

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关于藏族文化构成和特点的长期争论。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丹珠昂奔就在拉萨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藏族文化构成的三大特点，即：藏族文化不等于西藏文化，藏族文化不等于佛教文化，藏族文化不等于“五明”之学，并在详细考察藏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藏族文化的特点，他认为藏族文化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指导，吸收了一定汉文化成分。^{[2] (p.31)} 在他后来出版的《藏族文化发展史》中，丹珠昂奔教授对上述藏族文化的特点予以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虽然有些学者对丹珠昂奔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但今日藏族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还是遵循着他当年的构思。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不少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产生了疑问，甚至不正确的判断。对此，丹珠昂奔用六句话，精辟地进行了总结：“在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要讲六句话：一是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三是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发展的桥梁纽带；四是民族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民族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抵御国外渗透、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六是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3] (p.315)} 欲使民族文化沿着科学的轨道正确发展，丹珠昂奔认为我们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尊重规律，保持多样；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要重视文化价值，即不将其神圣化，也不将其随意化，包括对国家、民族、宗教”。^{[3] (p.326)} 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如何既保持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发展经济，避免对民族文化的肆意展演和庸俗曲解，的确是目前我国文化工作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面对全球化的国际大趋势，社会各层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拒绝吸收或接纳任何形式的新型或外来文化因素；另一种认为全球化就是从经济到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或

价值不大。面对上述观点，丹珠昂奔教授首先指出了提倡和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尊重民族与个人的文化尊严。

其次，关于民族传统文化，丹珠昂奔教授认为要持有客观、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欺师灭祖，完全斩断文化之根，他认为“传统文化及其历史是我们的文化根脉。我们从过去走来，过去就是历史，就是与一个民族相伴相生活经历的一切。历史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认识、适应自然，与自然抗争中形成的。从而，也在认识自然、社会，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新、不断总结积累，不断提升本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水平中发展的。‘不断’才有今天；断了，就成了另外一种形态。”^{[3] (p.306)} 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同经济发展一样，“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

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了以单个民族研究为中心的学科群，如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中央民族大学的藏学研究起步很早，上世纪 50 年代就汇集了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藏学家，但形成全国有影响的藏学专业则是上世纪末的事情。1993 年，中国第一个藏学系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亲自到学校祝贺，丹珠昂奔担任了首届藏学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为了培养出优秀的藏族人才，凸显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专业的传统特色与区位优势，丹珠昂奔带领同事赴各省藏区广泛调研，建立了科学的核心课程体系；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当时的藏学系注重吸收来自各个不同藏区优秀教师的同时，还保留和接纳了不少在藏学方面有一定基础和造诣的其他民族的教师。在此基础上，2000 年，中央民族大学正式建立了藏学研究院，这标志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考入大学前，丹珠昂奔曾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当过四年的小学教师，大学毕业后，他又留校任教。所以，丹珠昂奔对教育事业和人民教师岗位抱有深厚的情感，对教书育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即使在从事繁重的行政工作后，丹珠昂奔仍然一直保持教师的风范、学者的严谨，每学期都要按照培养方案，给自己指导的

研究生授课解惑。丹珠昂奔教授从1993年开始指导硕士，1996年开始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迄今已培养出了将近三十名藏、汉及海外优秀研究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了相关教学科研单位的骨干。

1998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为已故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举办了马学良先生从教60周年纪念会，当时已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丹珠昂奔发表了题为“大师与大学”的精彩演讲。他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师资，在师资队伍中有没有在全国叫得响、在世界立得住的大师级教员，我以为是关键”。^{[2] [P. 358]}至于大师的培养，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凭空而生，有一个成长的规律和过程，他认为“大师的成长有大师成长的规律，这是我之所以强调‘大师贵在大科研’的原因。想当大师的人很多，将自己当成大师的人也很多，但是，大师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了的，想自己‘是’就‘是’得了的。”^{[2] [P. 359]}大师贵在大德、大修养和大境界。

尽管丹珠昂奔是新中国现代学校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但他对藏族传统教育也一直非常关注。虽然藏族传统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为主，但关于寺院在藏族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评价，学者中各抒己见，观点不尽一致。丹珠昂奔教授在《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一文中认为藏族寺院在传统社会里有政治、经济、宗

教、文化、教育和研究五大功能，他认为“寺院的培养目标基本上是造就宗教职业者和三大领主的代言人，为封建农奴制服务。又，寺院设有医学院、时轮院，研究医学和天文历算，尽管这些机构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甚至是非例行的研究，但它毕竟是藏区绝无仅有的‘科学研究机构’”。^{[2] [P. 106]}因此，他提出了“认识寺院，改造寺院”的呼吁。^{[2] [P. 106]}在《藏族文化志》中丹珠昂奔认为，藏族早期苯教的教育主要采取“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而佛教在西藏传播扎根后，寺院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教育方式，“从文字记录的历史看，最早的正规学生应为赤松德赞时的‘七试人’，最早的学校大概要算桑耶寺”。^{[4] [P. 228]}除了为统治阶级服务和培养人才外，实际上，寺院也是传统藏族社会的学术研究中心，“像现在的许多教育机构一样，寺院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自然，这种人才的规格主要要求适合于宗教需要），同时也是学术研究机构，通过那些既是高僧又是教师的人们不断进行研究，推动藏族学术的向前发展，当然这一学术研究始终是以宗教研究为重心的”。^{[4] [P. 242]}

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民族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本民族学者和其他民族学者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我国要提高软实力，文化需要大发展，时代呼唤像季羨林等这样的国学大师，也亟需像丹珠昂奔这样优秀的本土和本民族学者。

(参考文献)

- (1) 丹珠昂奔. 藏族神灵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2) 丹珠昂奔. 藏族文化散论 [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 (3)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编. 丹珠昂奔研究专集 [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4) 丹珠昂奔. 藏族文化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Pioneer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Ethnic Education ——Professorbsdan-krubdbang-’ bum and His Ethnology Research SU Fa-xia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ethnology research made by Professor bsdan-krubdbang-’ bum who is 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and briefly reviews his main academic perspectives in Tibetological studies. It also presents his meticulous scholarship and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examples.

[Key words] bsdan-krubdbang-’ bum; ethnology; Tibetological studies; ethn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徐姗姗)